

章衣萍著

衣萍書信

北新書局發行

章衣萍著

衣萍書信

北新書局發行

一九三二年五月初版

一九三三年二月再版

衣萍書信

實價四角半

二 有 所 版 權 二

著作者

章 衣 萍

發行人

李 志 雲

發行者

北 新 書 局

排印者

大 華 印 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報掛號一一六三號

北新書局

分發行所

北平 成都 南京 重慶
廣州 開封 汕頭 雲南

北新書局

衣萍書信目次

(一)	冬天的信	一
(二)	寄晴天	二二
(三)	東城舊侶	三一
(四)	在燈下	四三
(五)	捧場	五二
(六)	語絲與教育家	五六
(七)	仲民來	六五

(八)	海上	七二
(九)	呼冤	七八
(一〇)	罪過	八六
(一一)	枕上隨筆序	九二
(一二)	窗下隨筆跋	九五
(一三)	談卓別靈	九八
	(附) 卓別靈訪問記 (章鐵民譯)	
(一四)	關於霓裳續譜	一二四
(一五)	看海	一二八
(一六)	同病相憐	一三〇

(一七)	填詞·····	一三二
------	---------	-----

附復函

(一八)	飯碗·····	一三六
(一九)	久靜思動·····	一三八
(二〇)	一首譯詩·····	一四〇
(二一)	若子女士之死·····	一四六
(二二)	關於「楂」·····	一四九
(二三)	我的作品·····	一五一
(二四)	關於隨筆·····	一五四

秋冬的信

1. 「歲歲重陽苦病累」

我的妹妹：

從莫干山回來了之後，我的身體很好。在西湖遊玩了十多天，看了錢塘江的潮水，回來已是草黃葉落，節屆重陽。在山上住了幾月，整日伴竹看雲，作文吟詩，真是清閒已極。一旦回到人海茫茫，車馬如雲的上海，頗覺頭暈目眩，精神疲憊。我本想遷家西湖，結廬於萬嶺之下，念佛吟詩，養病打拳，再享幾月清福。無奈「孔方兄」不從

入願，只好於上海灘頭，租下樓房一間，呼吸都市濁氣，再度苦悶生涯。金錢真是一個惡魔，牠打碎了人間一切幻想，撕破了人間一切美夢，癡男怨女，白叟黃童，天下多少有心人，那一個能逃出惡毒的金錢的爪牙。我的妹妹！你記得我從前告訴你我做的對句麼？

等身著作；

兩袖清風。

我的妹妹！你看我何等可憐而且何等驕傲！

南來四年，沒有一年不病。現在，我的醫生顧壽白先生說我的肺部已無問題。只願上帝佑我，從此康健起來，讓我完成我理想中的幾

部著作。

我的妹妹！重陽日本想到郊外看你。因為你來信說起你們的新校舍，「那裏有着青青的草場，平坦的大地，悠悠的樹林，搖曳着紅色的洋房。一團團的白雲隨風飛舞在無阻無碍的天際。」我看到你的信真是喜極欲躍。只恨我老了，病了，不能同你同桌共硯，同度學生生涯。我的妹妹！說來真有些迷信！我的病是一九二七年重陽起的。從此每年重陽，總有點不適。今年總算好多了。可是重陽日又傷風咳嗽，因此不能前來。但這些日子我總夢着你。說起來也好笑。但我決無一些邪心。孔丘說得好：「思毋邪。」請你任我刻骨的思也能。

病中填了一首蝶戀花，寄呈一笑。

十里紅塵無着處，

秋到江南，

老盡江南樹。

歲歲重陽苦病累，

看花總被重陽誤。

孤傲心情誰共語？

獨看白雲，

懶與俗人住。

夜夜夢魂何處去？

楚王渡畔行人路。

我的妹妹，你看我這首詩做得怎樣？曙天很賞鑑我的「秋到江南，老盡江南樹」二句，你以爲怎樣？

兄

衣萍

一九三〇，重陽後二日

2. 「風吹落葉池中去」

我的妹妹：

謝謝你的記掛，我的咳嗽已好。現在我每天一早就到虹口公園去。這公園是在北四川路底，不知你去過沒有？上海是一個熱鬧的地

方，電影院，跳舞廳，那一日不是人山人海？我到上海四年，還不曾看過十次電影。雖然是爲了生病，但美國影片好的却是很少。我只喜歡卓別靈（Charlie Chaplin），這因爲旁的明星只是一個機械，而卓氏却是一個有理想的人！（寫到這裏，忽然想起美國 Michael Gold 新著的 Charlie Chaplin's Parade，那一冊以卓氏爲中心的故事，是一冊極有趣味的小孩讀物。可以說是同潘彼得（Peter Pan）和愛麗士漫遊記（Alice in Wonderland）一樣有價值，有趣味。我的妹妹！你是一個大孩子，我想去買一冊送給你。）

中國的影片我也看過一次，那簡直叫人作嘔。中國人不會笑，不會說話，不會滑稽，甚且不會動作。我曾見中國影片上一個女明星

拿了一塊手帕同強盜交手，而那強盜——手中有刀的強盜竟打輸了。手帕的能力真不小，是一件什麼法寶！中國影片正有待於有理想有智識的人去創造。我的朋友白薇女士也說想去演電影，琳麗的作者要去演電影，也許可以演得好！可惜她多病而且貧窮，所以終於是一個幻想。跳舞我雖然不會，却有點喜歡。劉廷芳先生曾說過一句有意義的笑話，說是：「中國的女學生跳而不舞，梅蘭芳舞而不跳。」是的，中國女人跳舞能跳得好的確是很少。美的舞蹈是需要顫動的，而且要有曲線。中國女人多數太呆板了。聽說那死去的有名的Anna Duncan曾到過上海，可惜我沒有福氣看見。我在上海的唯一的娛樂是逛虹口公園。虹口公園只是一片草地，幾根矮樹，可愛的是那青青一碧的水

池，我每次坐在水池邊的亭內，對着綠水凝思：有時心若太空浮雲，飄渺無際，有時心若秋風夜雨，愁思叢來。我本生來帶些 *Sentimental*，這也沒有法子。昨天，我一早去玩，草枯葉落，病骨支離，憶將鹿潭詞句云：「此身渾似病枯桐，只道一枝一葉怕秋風。」我的妹妹！我雖然久病，仍是不能忘情。我常想一領袈裟，了却此生，雖然寂寞，却也乾脆解脫，但我却不能這樣。我好像春蠶作繭，到死方休。我相信人生只是一團糾纏。我情願在糾纏中找苦，不情願在解脫中尋樂。蘇曼殊的放浪，李叔同的苦行，雖可欽佩，却非所願。我在池旁亭中，低首思維，信口填了一首小詞：

菩薩蠻（公園池旁小坐）

風吹落葉池中去。

無聊人在無人處。

往事怕回頭，

回頭總是愁。

人愁天不管，

花落也由他。

憔悴爲情多，

情多可奈何？

這詞太寒酸了！不是好現象！但我以為文學第一要自然，不能「矯揉造作」。無病呻吟固不對，強作壯語也一樣不取。海上叫囂聲浪很高的普羅文學，在原理上固無可反對。但像王獨清那樣頹廢的詩人，忽然也吟起十月革命的詩歌，總覺得令人好笑。那些坐在咖啡館中去獲得普羅意識的一流人更不必談了。寫多手酸，就此擱筆。

我的妹妹！願你平安。

兄

衣萍上 一九三〇，拾一，二。

3. 「看山鎮日不曾閑」

我的妹妹：

這些日子我真想莫干山，要不是爲了怕冷，我真想再住到莫干山去。我的妹妹，記得我在莫干山的時候，你寫信要我告訴你一些莫干山的風景，可惜我那時正趕着一部作文講話，上半天寫幾頁書，午後睡覺，傍晚看山，並沒有將山中景物告你。莫干山的特色，第一是竹，第二是水。遍山竹綠，處處泉清，令人心快神怡。我是一個山之子。「新安山水甲天下。」徽州有名的黃山，雖然足跡還沒有到過。但以我家門前可望的七孤山和遙遙岩而論，雄偉峻奇，實有過於莫干山。只可惜故鄉交通不便，我無法將家中好景示人。我曾於七年之前遊過泰山，覺泰山的好處在於古跡和松樹。山中轎夫和道士，指點某處爲秦始皇的沒字碑，某處爲仲尼登泰山而小天下之處，五大夫松的雄